

草書傳印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1

— А ты откедова взялся-то, дедко?
— А божий я...
— Божий, обшит кожей? Знаем мы вашего деда, таких-то божьих... Говори уж пряменько: бродяга?
— Случалось... От сумы из от тюрьмы не отжался, ми-
денький Лазар Черчинск убег, с ручников.
— Так-то зот ладнее бывает... Каторжный, значит?
— Как есть каторжный: ниinem, ни ночью покоя не знаю.
— Ну, мы тебя успокоим... К начальству приведем, а там на выездку определят, пока что.

Толпа мужиков обступила старика и с удивление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Да и было чему подивиться. Сгорбленный, худеный,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улыбался, моргая глазами и щечами заря за все вопросы. Идет был тоже как-то несмодрано: длинная, изгиная, шинель, рубаха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иже колен, а подней как есть не было. На носах были надеты шерстяные бабы чулки и "сибирские" шапки. Поверх рубахи поясок, а на голове валеная крестом вязаная шапка. За плечами у старика болталась небольшая сумка. В одной руке он держал берестяной бурачок, а в другой деревянную черемуховую палку.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не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 Бурачок-то у тебя зачем, дедко?
— Бурачок?.. А это хитрая штука. Секрет... Оп, упаковка, меня из деревни выкинула.
— Он и то с бурачком-то ворожил в бурье, выступив из младой парень с рябым лицом. — Мы, значит, косили, с угору и винно, как по осокам он ходит... Эзак из-под рубахи выливает на реку, а потом присядет и в бурачок свое опять глянет, мы его и взяли, потому... не прост человек. А в бурачке у него лада...

曹靖华译著文集

4

1 512·4

曹靖华译著文集



200198446

河北
北京
南大
教
育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号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七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95 千字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400 册

ISBN 7-301-01712-X/I·265

定价：7.95 元





第七卷说明

《白茶》是苏俄独幕剧集，一九二七年四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一九四〇年六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于一九四三、一九四七、一九五一年多次再版。

《蠢货》是俄国独幕剧集，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一九三五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并于一九四〇、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再版；其中契诃夫的四个独幕剧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契诃夫独幕剧集》，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艺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契诃夫独幕剧杂剧和故事集》作了订正。

《三姊妹》一九二五年八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九二七、一九三二、一九四七年再版；一九四二年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同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再版；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一九五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〇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契诃夫文集》第六卷作了订正。

《粮食》作于一九三〇年，译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由伯力
远东国家出版局出版；一九五一年七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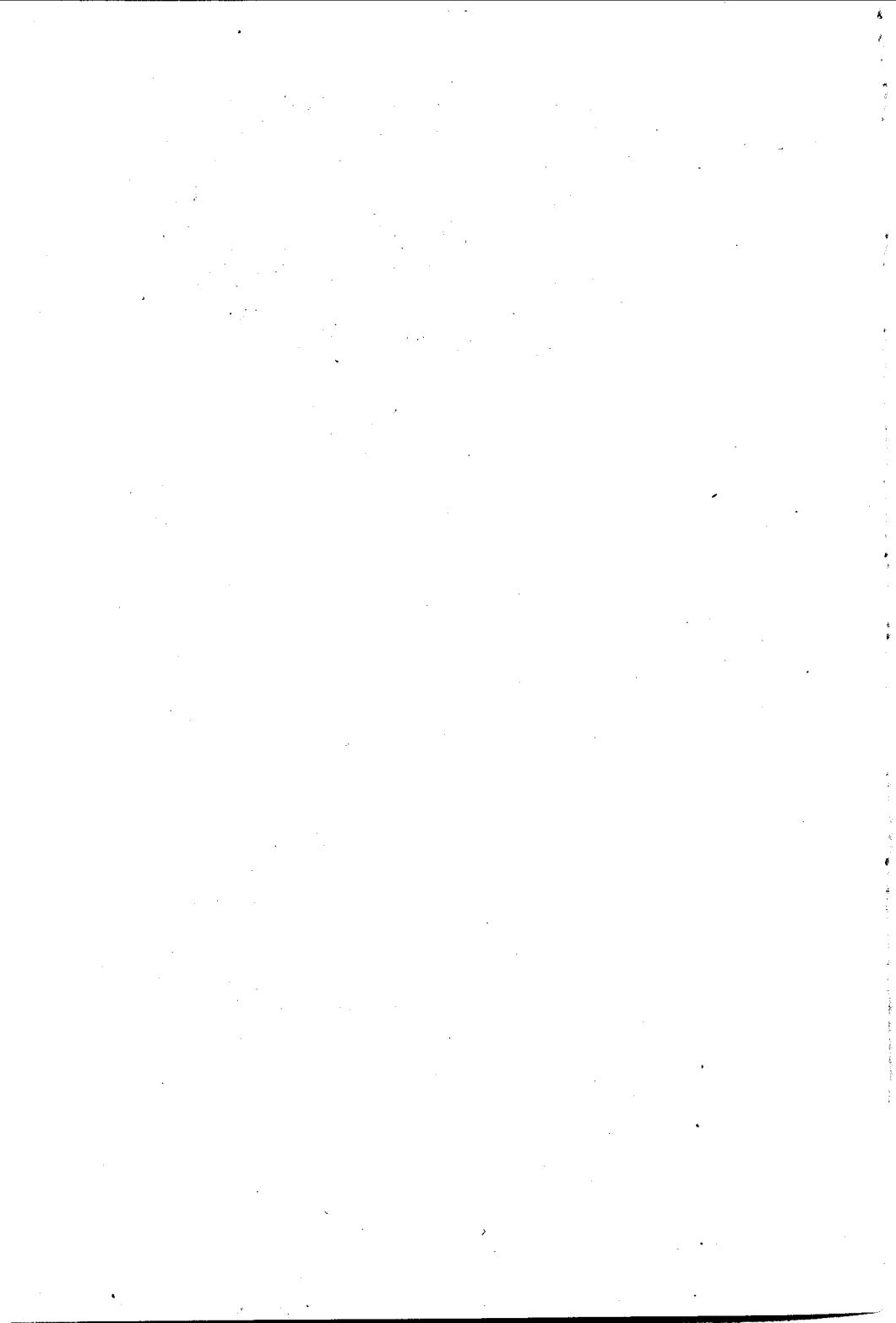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基尔尚选集》作了订正。

目 录

白茶	(1)
白茶	班珂 (3)
永恒的女性	奥涅金 (31)
小麻雀	伯兰茨维基 (39)
千方百计	亚穆伯 (63)
可怜的裴迦	亚穆伯 (79)
蠢货	(97)
纪念日	契诃夫 (99)
蠢货	契诃夫 (115)
求婚	契诃夫 (139)
结婚	契诃夫 (161)
贵族长的早餐	屠格涅夫 (179)
三姊妹	契诃夫 (213)
粮食	基尔尚 (295)

白 茶

(独幕剧集)



白 茶

班 珂

登 场 人 物

帕夫利克——大学生

沃洛佳——大学生

格里布——大学生

学生甲——大学生

学生乙——大学生

咖啡馆的歌女

列娜——女裁缝

娜佳——女裁缝

公寓的伙计

地 点

九十年代初一所有大学的城市里。

布 景

下等公寓里一间大学生的住房，布置平常，沿左边墙放了两张床；一张床靠外一点，一张床靠里一点。两张床之间放着一只五斗橱。一张床下放一只篮子，另一张床下放一只箱子。墙角有一只普通脸盆，盆里放着茶杯和水罐。对面墙跟前放一张躺椅。中间墙跟前放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书、纸、帽子、玻璃

杯、茶杯等。五斗橱上、躺椅上各处摊的都是书。有一本书扔在床脚头。中间墙左边有一道门。帕夫利克在靠外的一张床上躺着，沃洛佳在另一张床上躺着。他们是同班同学。帕夫利克穿制服，沃洛佳没有穿制服，盖着被，露出脚，穿着高筒靴。都沉默不语。

帕夫利克 沃洛佳，你睡着了吗？

沃洛佳 睡着了。

帕夫利克 睡得很熟吗？

沃洛佳 睡得跟死人一样。

帕夫利克 那么，你不想吃饭吗？

沃洛佳 滚开吧！

帕夫利克 （稍停）（唱）

医生跑到医生面前，

医生对医生说：

“朋友，我们怎么去问一问，

到什么地方吃饭？

医生回答医生说：

“‘画饼’就是咱们的‘午餐’！”

沃洛佳，我这份也送给你吃了吧！

沃洛佳 你说的笑话也不见得怎么可笑，还不如躺着不作声，免得饿得慌！

帕夫利克 唔，睡吧！让你睡着了梦见古来所有的饿死鬼吧！

沃洛佳 我可不敢，你去梦见吧！

帕夫利克 好了！

〔沃洛佳脸转向墙，稍停。

沃洛佳 几点钟了？

帕夫利克 你让我看哪一只钟呢……让我看日规……还是看当给当铺的那只钟？

沃洛佳 (生气地)你告诉我几点钟了吧。

帕夫利克 看看你的当票不就得了吗……

沃洛佳 (怒冲冲地站起来,走到五斗橱前看了看闹钟)十一点四十分了。(咬着指甲在室内走来走去)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吃最后一顿饭呢?

帕夫利克 大概在石器时代吧。

沃洛佳 (笑,沉思地)我们还是昨天两点的时候吃了一顿饭;昨晚上没吃饭,今天早上又没吃饭。

帕夫利克 那又是什么呢?……

沃洛佳 我们快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唉!

帕夫利克 别计较这些了;将来挨饿的日子长着呢……

沃洛佳 我问你,格里布大概有钱吧?你说呢?

帕夫利克 格里布有一个秃头,有一个老掉牙的老太婆;加在一起一钱不值!

沃洛佳 帕夫利克,你说话太损人了!

帕夫利克 沃洛佳,你说话太下贱!实在太下贱了!

〔稍停。〕

沃洛佳 管它呢,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想着吃饭!

帕夫利克 别瞎扯了;上星期你还想着呢。

沃洛佳 你这么胡说八道,寻开心,不如去找谁借点钱吧?

帕夫利克 去跟掌柜的借一回吧!(冷得瑟缩起来)这样冷的天,他连火也不给生!他真有点浑蛋了!我们不过两个月没交他房钱。

沃洛佳 你真烦人,我要走了。

帕夫利克 上哪儿去?

沃洛佳 (毅然穿上制服,又犹豫地咬指甲)

帕夫利克 (无聊地向上啐唾沫)

沃洛佳 起来吧，你这窝囊废！起来想个法子。

帕夫利克 我已经躺下了。请你让他们把茶炊端来。

沃洛佳 可是茶叶和糖你自己做？

帕夫利克 我并不是要烧茶，我是要来装样子。不然让伙计们看着也太寒酸了。人家都起床了，还不让端茶炊。就是破衣烂衫的乞丐，面子也是要紧的。叫人把茶炊端来！

沃洛佳 这不过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罢了。(敲铃)

〔伙计上。〕

帕夫利克 (怒) 把茶炊端来！

伙计 不要买什么东西吗？

帕夫利克 不买什么！你买什么不买，沃洛佳？

沃洛佳 不买！把茶炊端来！

伙计 就来。(下)

沃洛佳 帕夫利克，跟他借五十戈比吧？

帕夫利克 借是可以，就是怕他不肯……

沃洛佳 我来试试。

〔伙计端茶炊上。〕

沃洛佳 唔……我说……喂！……伙计！

伙计 要什么？

沃洛佳 这个……这个……这个……给我……(半吞半吐)你把我的漱口孟拿来！

伙计 就来。(下)

帕夫利克 哈——哈——哈！你怎么连这点胆子都没有？

沃洛佳 (无精打采地)这太说不出口了！

帕夫利克 还是面子要緊吧？

沃洛佳 如果没饭吃,还要面子干什么用! 我问他借好了!

〔伙计把漱口盂拿来放下,向门走去。

沃洛佳 伙计!

伙计 什么事?

沃洛佳 就是这个。我的一张邮局的汇票。这不是,(从衣袋里掏出
一张票据,放在手里挥着)汇票,你明白吗? ——要取钱了! 你明
白吗?

伙计 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沃洛佳 二十五卢布! 明白吗?

伙计 明白。

沃洛佳 但是今天来不及取了。

伙计 怎么来不及取? 到两点才取钱呢!

沃洛佳 这还得要学校的担保……真麻烦。(向帕夫利克)你说呢
——能来得及吗?

帕夫利克 (讥笑地)我想来得及。

沃洛佳 (咬牙)你这傻瓜!(胆大些,向伙计)那么,伙计,请你借给我
一点钱吧,明天我去邮局取出来就还你。

伙计 我没钱。

沃洛佳 没钱?

伙计 我怎么会有钱?

沃洛佳 没有就算了! 去你的吧!

〔伙计下。

帕夫利克 借钱又没指望了!

沃洛佳 滚开! 你自己把事情弄糟了,还来嘲弄人。

帕夫利克 哈——哈——哈! 你给他看的什么? 不是汇票,是出入
证吧?

沃洛佳 是出入证。

帕夫利克 这倒不错……唉，别生气了，倒茶吧！

沃洛佳 你怕是饿疯了吧？……（指额头）这里有点疯吧？

帕夫利克 我倒茶是装样子的！是装样子的！

沃洛佳 装样子干吗！我可不愿意自己来哄自己的肚皮！

帕夫利克 （站起来）不喝，我自己来喝。（走到桌前洗茶壶）

沃洛佳 还要洗！好像真准备喝茶似的。

帕夫利克 你知道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很相信降神术，我这么一弄，那茶神马上就下降了！（往茶壶里倒上水，放到茶炊上。预备茶杯；郑重其事地做这一切）

沃洛佳 最好把空茶叶盒子也放到茶壶上，把包糖纸放到桌上。
（把这些都从写字桌上拿过来）

帕夫利克 好了！真像那么回事了……怎么？（忙和）请坐下吧；你来做我们的饿客吧……

〔叩门声。〕

帕夫利克 请进！

〔伙计上。〕

伙计 掌柜要钱了。

帕夫利克 好吧。太巧了……

伙计 掌柜很生气。

帕夫利克 生气？告诉他好了；就说生气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很蠢的事。康德说过：“生气就是因为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你记住，康德说的……

伙计 他说要告你们。

帕夫利克 可不，这也是个好办法。

伙计 叫我拿什么话去回掌柜的呢？